



書經恆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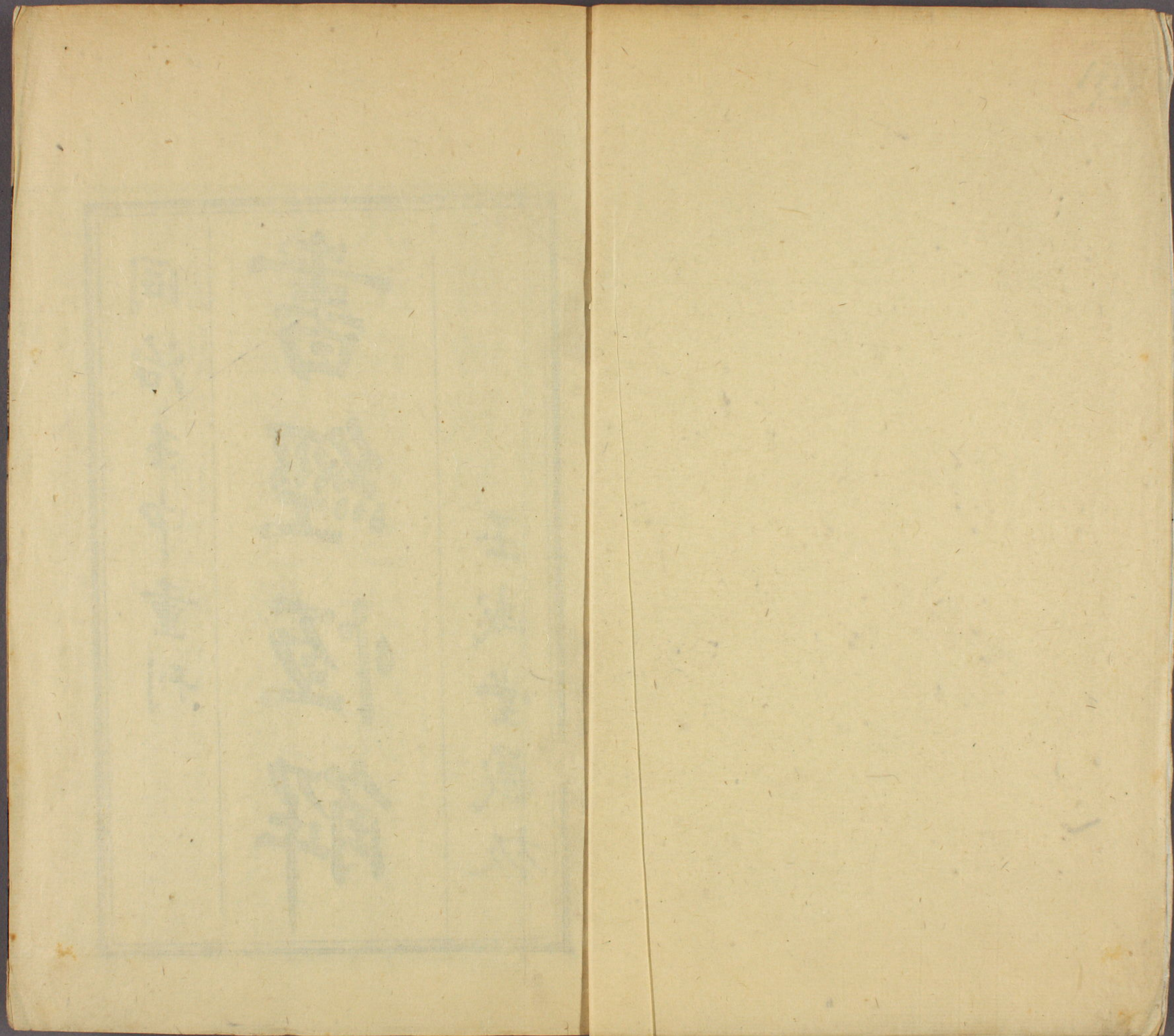
共六冊
卷壹

書

2512
1477
1



門 〇七12
番 1477
卷 1-6



同治壬申重刊

書經恆解

玉成堂藏板



尚書恆解序

先王治天下之大法莫要於書
書者蓋古史之遺也黃炎以前
非無制作而狃獯初遠經畫未
詳唐帝以巍巍之德集羣聖之

同治四十二年一月二十日
藍作棟氏寄贈

臣禮樂文章燦然具備夫子刪
書托始於此蓋以模前範後典
則莫能逾也三代迭興世變不
齊而本身脩德以及萬民前聖
後聖殊途同歸夫子苟得志於

時猶周公也特其損益質文以
協時中必有化裁非徒沿襲身
既不遇則刪定聖人之蹟以詔
將來其文存斯其道存而率由
前王因時補救者亦可依類而

推矣秦皇毒焰典冊淪亡伏生
掇拾於煨燼之餘僅畱一綫安
國繼興壁經以明考諸漢代今
文古文原自分行其源流彰彰
可據特今文列於學官而古文

私相授受不特經多殘闕卽安
國傳文亦非舊矣南齊建武古
文始行至東晉而梅賾復上孔
傳然其中不無後人損益之筆
後儒因傳之不可盡信遂竝經

信書解
三
文而益疑之始於吳才老成於
吳草廬至今日而排擊罅隙以
求必信者指不勝屈矣夫讀古
人之書必深悉古人之情事而
又以聖人中正之理衡之然後

不迷於趨向摘句尋章以爲詬
病其亦疏矣我

朝

聖
治不昭其心卽堯舜之心其道
備唐虞三代之道

欽定傳說彙纂古今文竝行而頒諸
學宮一遵蔡傳誠慮眾說之驚
而歧也然蔡傳亦有譌失不免
啓他人之滋疑沉也蚤見無多
管窺有得竊嘗自慚身親

雅化而無補於當時深忝於庭
訓爰就鄙見梳櫛其文務求意
理之貫通不敢附會於舊說非
故爲矯異也誠以聖人之言存
卽其事與心之顯然易見者亦

位書極角
五
眾著而可知特傳註相沿必穿
鑿拘泥則反覺難安耳書成亦
以恆解名之蓋以人心之公理
卽聖人維世之大經也大雅君
子其或不以爲庸妄乎

雙流後學劉沅謹識

雙魚



凡例 附辨正

一孔安國尚書序云伏羲氏始畫八卦造書契按世本云蒼頡始造書司馬遷班固韋誕宋忠傳元皆云黃帝之史官崔瑗曹植蔡邕索靖皆云古之王者徐整云在神農黃帝之間譙周云在炎帝之世衛氏云在庖犧蒼帝之世慎到云在庖犧之前張揖云蒼頡為帝王生於禪通之紀其說不一愚謂夫子第云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不言何人自洪荒以前浩渺難稽然三皇五帝其傳已久天皇地皇人皇開闢草昧不應無書但簡畧耳蒼頡作

書益始廣其形象而爲之故云天雨粟鬼夜哭謂其奪造化之奇也蒼頡之作字其先後於伏羲六經無明文殆不可泥至伏羲畫卦窮萬物之情序謂爲始造書契益亦依經立義不爲無見大抵文字之興自上古聖人皆有之至伏羲而始畧盡也序又云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常道卽大道不必強分三皇之書始創故以大稱之五帝發明人倫之典故以常稱之非大道與常道有二也左傳言三墳五典不言爲皇帝之書而序云然殆未可據後世

所傳三墳五典尤不足信也至於三皇五帝言者不一當以天皇地皇人皇三皇爲是五帝儒者沿家語孔子之言然孔子乃云金木水火土分司化育之神曰五帝其配以太皞炎帝等名乃後儒附會五帝之神分司上天功化有德者可以爲之而必繫指何人且終古只此數人於義爲不通易傳曰庖羲氏沒神農氏作黃帝堯舜氏作則以羲農黃帝堯舜爲五帝依經立論其說自不可易後之作史者據漢書律厯志以伏羲爲太皞神農爲炎帝崔氏述曰易傳庖羲神農在黃帝之前春秋傳黃帝氏以雲紀故爲

書經卷之九
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皞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炎帝太皞在黃帝之後庖羲神農在黃帝前炎帝太皞在黃帝後則庖犧非太皞神農非炎帝矣史記五帝本紀曰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諸侯軒轅乃脩德振兵與炎帝戰于阪泉前文言衰弱凡兩稱神農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戰凡兩稱炎帝不言神農然則與黃帝戰者自炎帝與神農無涉也其後又云諸侯尊軒轅爲天子代神農氏

不言炎帝然則帝於黃帝之前者自神農氏與炎帝無涉也戰國策曰神農伐補遂黃帝伐涿鹿而擒蚩尤亦列神農於黃帝之前而不云炎帝晉語曰黃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亦列炎帝於黃帝之後而不云神農惟史記封禪書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云云嘗列炎帝於黃帝前蓋謂二帝同時故偶先及之然上文自有神農則炎帝亦不得復爲神農也春秋傳云炎帝爲火師姜姓其後也與國語炎帝姜姓之說合皆云炎帝不云神農蓋自史記以前未有言庖羲風姓爲龍

師神農姜姓爲火師者亦未有言太皞畫八卦作網罟炎帝制耒耜爲市廛者然則庖羲氏之非太皞神農氏之非炎帝明矣其博考辨正甚有所見然上古事無稽原不必鑿求當辨不止此也

一孔安國大序云八卦之說謂之八索九州之志謂之九邱卽謂上世帝王遺書然古帝王經世之書不應孔門無傳或多上世之書不必皆出於帝王也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知其人使古無書孔孟何以論世卽以帝王書論史記古事當亦不止此書特此書經夫子刪定祇存什一則八

索九邱不得與此書竝列子國云孔子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邱果屬上世帝王之書必有發明孔子不應黜之是其言亦自相刺謬矣

一書有今文古文今文者伏生所傳古文者孔安國得之壁中者也然古文今文又有漢唐之異馬氏端臨曰漢所謂古文科斗書今文者隸書也唐所謂古文隸書今文世所通用之俗學也今文古文漢代兼有之第今文列於學官而古文行於民間其間顯晦傳授不一今已頒定遵行而攻擊古文者尤屢屢辨不勝辨姑撮其大要如左

一史記儒林傳云伏生故爲秦博士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於是頗能言尚書諸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矣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復受業孔安國又云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

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按史遷記秦以前事多不實以採輯百家傳記世遠難稽也至秦漢後事則見聞較確其言可信今遷載伏生授受本末甚明旣云山東大師無不涉尚書以教又傳張生歐陽生則知尚書者非止伏生矣文帝以書傳自伏生故特遣晁錯往受業非伏生傳諸於人竟無傳本而徒口授也安國書序乃云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衛宏因而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與穎川異錯又不能盡通畧以其意屬讀然則所謂山東諸大師及張生歐陽生者安在詔求遺書竟

無傳本而但據一老翁一女子之口當時君臣粗疏已甚是安國書序實啓後世之訾而朱子疑其非安國作者亦有由也

一孔安國淵源由於伏生及得壁中所藏事屬確鑿史遷從安國遊故史記多古文之說而載伏生安國事甚詳特安國所作之傳未經奏上而後世所傳安國傳非其原書或後人有所增損故今之孔傳多來學者之疑今畧爲採取一二其採用者直曰漢孔氏云云以安國傳真本久已無傳而此既相沿爲孔傳則孔傳之耳

一孔壁所出古文尙書漢書藝文志云安國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於學官則安國所獻古文未經通行民間可知又云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夫中古文者卽安國所獻之古文劉歆所謂藏於祕府伏而未發者也劉歆又云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者時師傳讀而已其書見者卽安國所獻而藏之祕府者云時師傳讀而

書經心解
已則未經頒行第私爲授受已明然則今文古文其在漢時竝行灼然可據第其篇目與今傳五十六篇之數不合或古人分析卷目於後不同毛大可據隋書經籍志力辨古文非僞論者謂長生無忌等所言不足爲信然史記劉歆班固所言則可信也閻百詩惠棟等必盡斥古文爲僞其可乎故今卽史記劉歆漢書以決古文之非僞其中或有後人增入者要以義理斷之亦必求其可信而後信之不敢人云亦云也

一安國所獻古文漢代時師已爭相傳授而廷臣狃於便安

不欲更改前章故於劉歆不惟不行其說而反加怒恨大司空師丹奏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廣道術何以爲非毀哉得不加罪然歆由是忤執政大臣懼誅求出補吏爲河內太守至平帝時乃立古文然不久王莽廢官學仍不行光武初尹敏字幼季習歐陽尙書旣而受古文汝南周防字緯公亦受古文尙書撰尙書雜記三十二篇肅宗朝詔高才生能受古文尙書者魯孔僖字仲和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不絕拜郎中陳畱楊淪字仲理師事司徒丁鴻習古文尙書講學大澤中弟子至千餘是漢

代古文尚書之傳確有證據而賈逵馬融鄭康成等於諸經引古文者皆註曰逸書似未見古文者則以安國之書未經頒行而賈馬諸人所註皆杜林漆書也後漢杜林字伯山扶風茂林人光武徵拜侍御史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作註解然三人皆在林後不過喜而註之非親爲受業且安國所傳古文世既以爲不足信而林所得乃又真乎孔穎達不知康成所註乃漆書古文而誤以爲卽孔安國古文因疑此二十四篇鄭註無有而篇目存亡又與左傳不合是必張霸

上僞書時於鄭註之外僞造二十四篇以足鄭註所闕之數然張霸西漢人康成東漢人霸豈能預造僞書以補鄭註且考成帝時求真古文者張霸以能爲百兩篇徵以中書校之非是迺黜其書中祕書卽孔安國所獻古文也因安國傳未奏上而民間私相授受者不一故詔求真書張霸所上百兩篇與孔本不合故黜之然既云百兩篇則亦非二十四篇矣惟安國之傳未公行於世而中祕古文又未頒行故古文分合篇數由私相授受者所爲遂生許多疑竇故今之書古文未必盡安國原本而其義可

存則存之矣今之安國書傳亦非安國原本而其說可採亦採之矣

一古文尙書漢代已行而賈逵馬融鄭康成皆習古文尙書者其註諸經引古文處皆曰逸書是以後代疑今傳古文之僞然三人所謂古文皆杜林漆書古文非安國舊本也毛大可引徐仲語謂立學者爲尙書不立學爲逸書猶之合官法者曰官書否則曰野書三人以非令甲所頒行不敢公言爲尙書觀劉歆倡言立古文尙書而廷臣罪之則古文雖早行世朝廷不取也安國旣私傳古文尙書於都

尉朝朝授膠東庸生其流傳自未湮沒特三人偶未及見故云逸書古書不比今書紙印易爲流傳古文尙書三人不及見亦非怪事何可卽據以斥其非况鄭康成所註漆書古文今已無存惟孔穎達註孔傳尙在則漆書之僞不久而湮古文尙書其義不謬於聖人卽以爲安國真古文未嘗不可詳見下文

一毛大可謂梅賾所上乃孔安國傳非謂經文是也而以小序爲皆孔子作又不知書有譌誤之處別撰爲舜典補亡則非小序之非愚已別爲一卷條析之而堯典及益稷諸

篇錯簡皆於本篇詳辨茲不贅後世諸儒多斥古文之偽而今文中文義多不能詳其錯簡亦不能辨則於聖人微言大義固未深徹徒抉摘於字句之間呶呶爭訟亦何益也

一孔安國去伏生已遠其於聖人之道又未有得其得壁經時不能校正譌誤竝不能知小序非孔子作徒以先代遺文珍重奉行史遷亦然故令此書遂爲殘闕之籍今詳考源流明辨是非不敢自任私見亦不敢曲從前人要衷於至是而已

一梅賾所上孔傳旣未必安國舊本而姚興大航頭所得舜典二十八字尤非原文今於孔傳節取之於二十八字闕之以期無失聖人之意而已

一伏生大傳世多引用然其言不雅馴首尾不倫未必伏生自作也當闕之

一書大序朱子疑其非孔安國作謂傳子子孫孫以貽後代漢時無此文字然詩已有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之語且全文古樸自是漢人本色小序可疑此不可疑也其序古文本末甚明學者賴以考焉所云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

則殘闕不成篇目者悉棄而未收而一二好奇嗜古之士別存其說及諸經所引書文有今書所無者皆在錯亂之列者也而後儒必據以斥古文盡偽毋乃不察乎

一孔壁藏書之說不一家語孔襄名騰以秦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舊堂壁中漢紀以爲孔鮒所藏隋書則云漢武帝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按史記漢書不載所藏書人而書序祇稱我先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考騰字子襄安國會祖爲漢景帝博士長沙太守是時藏書之禁已弛何緣必私藏之孔鮒爲陳涉博士則其畏秦

法而藏者理或有之是家語所云亦非也至隋書稱末孫惠者則竝無其人毛氏以爲子襄子名忠字與惠字形相近而致誤理或有然

一秦誓真書久已亡逸董仲舒對策有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烏語疑武帝初猶有其篇或經巫蠱之事而散失劉向別錄武帝末有得秦誓於壁內者獻之云武帝末則非董仲舒所見也馬融王肅鄭元皆云秦誓後得王充論衡秦誓掘地所得又云宣帝時河內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奏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後易禮尚

書各益一篇而尚書二十九篇始定後漢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泰和元年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泰誓三篇隋書亦云然按馬融作書序盛詬伏生泰誓爲非是而又以春秋國語禮記所引泰誓凡孔壁所有者俱未之見爲恨則知馬融所見伏生泰誓已是後時所得僞本非仲舒所見原本且融所註者漆書與孔書原自不同故云春秋國語禮記所引泰誓者俱未之見也今泰誓三篇於先秦諸書所引皆有之矣而義多悖謬不特非孔壁真書亦非董子所見安國所傳其爲僞撰顯然愚故

存其書而辨其誤不敢以先儒之是者爲非亦不敢以先儒之非者爲是也

一吳才老謂古文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吳草廬因之曰二十五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以前之文後之斥古文者大都祖是二說而推波助瀾然前人已明辨之金氏履祥曰孔壁中不惟有古文諸篇計必兼有今文諸篇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澀章氏如愚曰典謨貢範同出於伏

生而明白坦亮如彼獨盤詰有艱深焉則世儒之所以疑者非其實也陳氏第曰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皋謨甘誓湯誓高宗彤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左國禮記諸書稱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爲之是倒置本末而以枝葉作根幹矣且其綱紀道德經緯人事深沈而切至高朗而矯健又安見其平緩卑弱乎孔穎達曰古文經雖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可謂知言也已毛大可曰書體無難易之分惟典謨渾穆頌命龐和訓

誥通誓誓誠峻激每以體製分平險蓋廟堂之上高文典冊自與誓師誥眾者不同故有謂盤庚大誥義直意曲樸鏗與稟莽兼而有之且亦時代升降使然左傳簡整而國策悍曼大小雅至變後則其詞反險奧厯落與前迥異是以禹誓甘誓尙自坦緩至商周加之以桀縱之氣韓愈云周誥殷盤詰曲聱牙專指商周言非無謂也李厚菴曰古文尙書精確處聖人不能易若漢儒能爲此卽謂之經可也學者不深維義理徒求之語言文字以定真贗所謂信道不篤也以上諸人之言均有可採要之讀古人書當有

聖人之心乃能明聖人之言可以折衷羣書今古文章句
意義能曉然者三千年來蓋亦甚鮮而徒摘一二字句以
疑之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論說雖繁於義曷當哉
今愚正其字句通其章脈庶覽者了然於本句之語義而
知眾說之鹵莽

一孔叢子載夫子之言有曰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
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泰誓可以
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等語竊謂政事仁義
聖王所同似不必強爲分別此決非孔子之言子夏歎書

昭昭若日月之明離離如星辰之行司馬溫公曰尙書者
二帝三王嘉言要道盡在其中爲政之成規稽古之先務
欲求楷模莫盛於此是爲得之

一孟子言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蓋論其初用功之難易至爲
聖人則夫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彼此便無分別宋儒誤
解孟子遂謂湯武遠遜堯舜又以征誅不如揖讓不知其
德同其遇不同則其隨時以處中者不同征誅較揖讓尤
難非聖人不能無疵夫子曰天道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
順乎天而應乎人以革命譬天道豈有不合哉第所以順

書經心角
一四
天應人之理滑口同聲未經確實指明覺終有不能釋然之處此書備載湯武之事而傳註誤解則商周興國之原不能了然而夫子之言亦誤愚於商周書再三申明之誠慮後世失聖人之真則湯武反爲篡竊者所藉口其爲名教害非淺也至周公東征事亦然學者當以聖人之心求聖人之書然後得其至是而不爲眾說所淆亂
一王伯厚曰仲虺之誥言仁之始也湯誥言性之始也太甲言誠之始也說命言學之始也皆見於商書湯之誥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武之誓曰惟人萬物之靈劉子所謂

天地之中子思所謂天命之性孟子所謂性善淵源遠矣按王氏所言皆古文經語而後儒必斥之足見其昧於聖學之源而徒摘章句之末也薛文清亦云易雖古於書然伏羲時但有卦畫而無文辭文辭實始於書故凡言德言聖言神言心言道言中言性言天言命言誠言善言一之類諸性理之名多見於書可謂知言也
一孔氏穎達曰書體爲例有十曰典曰謨曰貢曰歌曰誓曰誥曰訓曰命曰征曰範此爲初學言俾有條理可尋亦是也然不及鄭漁仲之說其言曰書有一篇備數篇之體者

五十八篇之中聖人取予之意各有所主有取於治亂興廢之所由者如典謨訓誥湯誓之類是也有世不得以為治而有取其言以傳遠者如五子之歌君牙罔命是也有取其事者有取其意者有特記其時者有以示戒勸者與三百篇之美刺二百四十二年之褒貶無以異此言是也董氏鼎亦云陸德明以六體分正攝蓋以典謨訓誥誓命名篇者為正不以名篇而在六體之類者為攝然古之為書者隨時書事成言取辭之達意而已豈如後之作文者求必合體制也其說尤為有見夫古史書甚多孔子刪之

又經殘闕今僅存數十篇安可不珍重詳求之書雖史籍經夫子刪訂即為夫子之書聖人非徒以書教人蓋欲人身體力行凡修己治人之道一一實踐而得其精則本諸心性推諸天下平治無難古今聖人一氣相孚萬卷百家是非立辨又何俟分門別戶摘句尋章互相非駁也凡聖人書皆當以此求之況此書為唐虞三代治蹟所存奚可淺見妄言致誤將來也

一朱子於尚書註釋未有成書屬之門人蔡傳之優者亦多而誤者尤不少海內名流必多著作未能盡窺也今第就

先儒成說細爲尋繹求合經文本旨其他辨說不能悉載
聖賢雖往其言具存卽其言以求其心因卽聖人之心以
去取千百世之心此聖經所以維持天理而教天下後世
也以空言飾之以淺見說之則書傳日多聖人之道日晦
故不遜訓詁之譏而詳櫛其字句使易知而入德焉

雙流劉沅識

書序辨正

書有百篇之序朱氏彝尊曰周官外史達書名於四方凡書
必有序曰顯於方冊義亦近是但百篇之名不始於孔子也
墨翟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揚子雲曰昔之說書者序以
百墨翟所謂百篇之書必非尙書而揚子所謂百篇則當卽
尙書也但其所謂序者不可考自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
肅等皆謂孔壁所得序爲孔子所作於是後人曲爲附會多
不敢議按孔安國雖云書序得之壁中而未嘗以爲孔子所
作但謂書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耳蔡季默曰序文雖頗依

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
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作明甚善哉言也
愚按孔子序詩書不過刪訂之後敘其篇次以明是非去取
大意非必自爲之序此蓋秦漢之間儒者以己意撰成孔氏
之藏書者未加別擇與孔子之書竝藏之孔安國又不詳其
義類以之各冠其篇首而史遷意主搜羅亦不能決擇其是
非於是遞相傳述幾真爲孔子作矣蔡季默既辨其非而復
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疏其可疑者此意甚善愚今亦仍其
例而復更爲條辨之以俟將來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艱作舜典

堯典舜典古本合爲一篇堯舜同德舜攝位而終堯之事
及其卽位則無事矣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茲分爲二而所
以序其作之之故亦不得其旨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橐籥
凡十一篇俱無從考其義類而共止一序其僞尤顯然可
見孔氏安國等尙必爲之疏解不亦誤乎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

皋陶益稷謨本一篇今分爲二且禹皋益稷之謨非因帝
申命而始然也朱子議其淺近良是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此序禹貢尙無差謬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

蔡仲默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
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于繻葛夫子書王伐鄭不曰
與不曰戰者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
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有本序蔡氏謂此爲贅疣信矣

羲和湏淫廢時亂曰胤往征之作胤征

經亦有本序此贅

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孔氏穎達曰商頌云帝立子生商是契居商也世本云昭
明居砥石左傳稱相土居商北及今湯居亳事見經傳者
四遷其餘未詳聞陳氏櫟曰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
嚳元都亳帝告孔穎達以爲當告帝嚳釐沃陳氏謂理治

沃饒之士皆想像語且契本居殷詩云宅殷土芒芒是也
後相土居商至盤庚復遷殷故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
紹復先王之大業新遷故曰新邑爲契舊居故曰復先王
之大業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此依孟子說之尙無害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
方作汝鳩汝方

孟子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蓋湯以至公至誠之心薦尹

于桀不憚再三而桀不用後乃自任尹足見其無毫髮利
天下之心矣張氏九成曰惜二篇之亡不得見湯尹之心
而孫武乃曰商之興也伊摯在夏以伊尹爲反間甚可怪
也諒哉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陬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升自陬者所從伐桀之道也漢孔氏以爲出其不意先儒
力駁之謂仁義之師不尙詭道諒矣然陬地究不可考序
湯伐桀必著此句殊爲多事故蔡仲默以爲序者之陋豈
不然哉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湯繼禹而興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社之可遷不可遷此無難立決者而煩再三審度乎孔氏穎達以疑至臣扈爲二臣名疑其亦言不可遷之意蓋皆以序爲孔子作曲傳會之耳而不知其非也其義不可詳闕疑爲是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朥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詩曰韋顧既伐昆吾夏桀孟子曰湯一征自葛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蓋當時夏桀無

道天下諸侯各肆橫暴湯既誕敷仁德天下引領遂征諸侯之虐民者至桀則五遣伊尹佐之冀其悔心既不果從乃任尹爲相弔民伐罪先征諸侯後聲桀罪民怨桀虐無與効力桀奔南巢三朥國名亦虐民者非桀走保於此而湯窮追之也漢孔氏曲說致啓後人疑寶不可不辨至典寶之作因三朥橫征素蓄珍奇湯既滅之誼伯仲伯作典寶以誌戒非湯尙以寶玉爲重亦非謂俘桀之寶玉也漢高祖且不取秦府藏而湯以寶玉爲心乎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仲虺因湯自以伐夏爲歎解湯之意宣示天下故曰誥而此不達其意也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

此篇之義愚已詳經文中此序尙無語疵

咎單作明居

孔氏穎達曰百篇之序此類有四咸有一德無逸立政與此篇直言所作之人不言作者之意蓋以經文分明故略之愚按乃史臣紀錄其言非自作也且其文既逸則不知所以作而漢孔氏謂咎單主土地之官作明居民法未免

臆揣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祇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祇見厥祖若止是殯前旣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祇見是也世儒以此序爲孔子作又泥邵康節皇極經世曲從程子之說謂外丙方二歲仲壬方四歲蘇東坡曰太史公案世本湯之後二帝七年而後至太甲其迹明甚孔安國

臆度謂成湯沒而太甲立且以是歲改元學者因謂初無二帝而太史公妄增之豈有此理哉愚按二說足破諸儒之惑此序既不可信則其謂肆命徂后皆伊尹訓太甲作亦不可信也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史臣錄伊尹訓戒太甲之詞因簡冊分爲上中下三篇非伊尹自作也伊尹放太甲事明載孟子而史記異說後儒以此三篇今文所無謂爲僞作皆不察其詞義而妄相詆

毀者也詳見正解茲不贅

伊尹作咸有一德

伊尹致仕而陳君臣宜一德之義史錄其辭取篇中咸有一德字名篇以通篇辭義主于勉君臣一德非頌伊尹亦非伊尹自作此篇自詡其一德也序何誤耶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君也咎單臣也單誠述伊尹事以訓篇名當云咎單而云沃丁何耶此不可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

四篇

伊陟伊尹子祥妖也桑穀竝生不足爲異可異者七日而拱耳此事傳者不同惟此與史記以爲太戊事近之而謂伊陟贊于巫咸作咸又則不知陟何以不陳戒于太戊而但贊于巫咸其所贊者何也其文已逸其事或有之姑闕疑焉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

漢孔氏謂原臣名孔氏穎達曰太戊告伊陟亦告原俱以桑穀事告故序總以爲文然君告其臣而曰贊殊爲未協

且何以見其爲桑穀事而告耶臆談蓋不足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

仲丁太戊子河亶甲仲丁弟祖乙亶甲子按太甲三篇史臣敘太甲事盤庚三篇敘盤庚事右三篇或者亦敘其遷居事耶然不可考矣

盤庚五遷將治亳般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蔡氏曰篇中云不常厥邑于今五邦是盤庚之前已自五

遷而作序者考之不詳謬云爾也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
遷誤矣其言甚是殷亳之別名亳殷卽是一都湯遷還從
先王居而盤庚又復還舊都也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皇甫謐曰使百工寫其形象謂工爲工巧之人云百工者
見其求之眾矣而漢孔氏謂使百官求之故來蔡氏之疑
至夢說之前人多以爲妄予於說命註已詳茲不復贅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彤日
高宗之訓

經但言彤而不言祭何王必實之曰祭成湯謬矣經但言
有雉雉而實之曰升鼎耳鑿矣高宗賢明偶有豐昵之失
祖己因事進諫不必謂雉雉爲大祥異漢儒等喜言災異
遂謂鼎三公象此乃羽蟲之孽主三公云云殊不核經文
竝無言及三公之事又高宗乃史臣追書之辭金仁山等
乃疑祖己告祖庚非告高宗史遷又謂祖己當祖庚時嘉
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殊穿鑿無理至高宗
之訓亦無以見其爲因雉雉一事而作序蓋不可信也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西伯所以戡黎及祖伊奔告之故愚於經文及附解已詳之茲不贅殷未嘗咎周周人非私自乘黎序既不足信而先儒之辨之者亦多不得其實學者詳味經文知聖人之心則得矣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錯亂也謂紂錯亂天命而微子誥二人義無大害林之奇曰微箕皆有國邑故以其爵爲稱比干雖爲三孤於朝而未有封爵故不以爵稱是也然經文自是微子慮殷將亡謀于箕比史臣以微子發端故卽以名篇其實三人之忠

慮一也故孔子曰三仁序以爲誥文非誥體亦誤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泰誓三篇早亡今所傳三篇語多謬戾間有與孔孟所引合者亦係後人綴緝之辭愚於正解一一詳辨茲不復贅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紂爲無道天下畔之武王因諸侯翼戴不得已而統一之以靖亂至於商郊恐其肆行暴掠約束將士作此篇而先儒每誤解文義此序又謂與受交戰則竟誣武王爲力征矣且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孟子言武王以仁伐暴兵

車之少耳而此遂指爲交戰之具區區者遂足戰耶必戰而有天下武王何亟亟如此耶其悖陋顯然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史記武王克殷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此云歸獸則歸馬放牛耳不及史記之當但文係史臣所記亦非武王自作且武成之篇建武之際已亡今所傳武成錯簡太多亦不盡可據愚於正文已詳茲不贅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初無利天下之心也因天意棄商天下諸侯同心

紂不期而會孟津翼戴周室武王不得已而撫輯諸侯以安天下紂聞諸侯畔己衣其寶玉自焚故孔子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若使強迫諸侯從己用兵攻取商受豈得爲順天應人哉司馬遷不得聖人之意殷本紀云紂兵敗走入登鹿臺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武王遂斬紂首懸之太白旗於周本紀亦云然且云紂嬖妾二女自經武王亦斬其頭懸小白之旗荒謬不經痛誣聖人其罪可勝道哉詩云勝殷遏劉言以仁義勝殷而止暴亂非謂力脅取之也此序云勝殷殺紂史遷所本其謬何可勝誅至箕子佯狂

逃遁武王克殷後二年始求得之訪以大道箕子乃爲陳
天人協應之理何嘗是克殷時卽以之歸乎司馬遷亦云
武王克殷後二年始問箕子矣而又云箕子不忍言殷惡
以前亡國宜告武王武王亦醜故問以天道以小人之心
測君子之腹真堪噴飯矣學者若不以孔孟之言爲師而
拘牽傳記之僞其爲綱常名教之害何有紀極惟箕子未
嘗臣周而武王亦不强臣之聖賢各行其是至洪範之大
道則自古聖王傳之禹湯者武王虛心訪問且實能有以
安天下之心者故箕子爲詳言之於此尤足見聖賢大公

無我之心而前人不察多爲之說蓋辯之不足辯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按春秋昭十二年左傳楚靈王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
王孫牟燮父禽父竝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十五
年傳曰諸侯之封也皆受明器於王室則諸侯之封必有
分器可知而此云班宗彝豈所班僅尊彝耶義無大害然
未有以見其必然也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經文惟克商二十九字卽原序也亦似可無庸復爲此序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漢孔氏謂芮周同姓圻內之國此經之可考者也謂巢殷諸侯南方遠國則未有以見其必然孔仲達疑卽南巢亦未足據且訓旅爲陳謂陳威德以命巢亦強也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陳氏櫟曰周公納祝冊於金縢之匱中耳周公東征而歸之後史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其說甚是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先儒以居東爲非東征弊由誤信此序也武王封紂子武庚於故都欲其脩禮物以賓王意至公也因武庚不才故命三叔爲三監王制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諸侯之國國三人大國三卿皆命於天子爲之輔相使無失政非監制之也三叔不知武王周公大公之意導武庚作亂陰結淮夷徐奄諸國爲援暨周公既平管蔡及武庚諸國不安遂連以畔於時成王之齒已長率諸侯征之內外臣工以王室新定諸國阻遠欲王勿征故王大誥天下非討武庚時也前人未得其情故不明其語意之所在而以小腆

爲指武庚王宮邦君室爲二叔令經文幽晦不明愚於正
解已詳詰之茲特約舉其概以誌序文之謬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商書微子篇云我不顧行遯蓋微子知紂必亡逃遯在外
武王克商之時未卽歸周也及武庚既誅成王周公乃求
得之而封於宋故此序云成王封者是也而樂記云武王
克殷投殷之後於宋者謂封殷後者武王之志本其初言
之耳而吳才老乃謂封宋在武王時非也至左傳楚逢伯
諛其君造面縛輿櫬銜璧迎武王之說而史記採之又或

謂武王既克紂微子痛社稷無主抱祭器歸周皆不知聖
賢心迹而妄爲附會者斷不足信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
禾
聖人不言祥瑞禾之異畝同穎亦其偶然唐叔既受成王
周公命爲諸侯蓋亦賢者豈肯以此小事爲瑞獻諸成王
而成王周公豈不禁之乃王復以爲瑞歸諸周公周公復
以爲瑞作嘉禾以示天下果有是事成王周公不足爲聖
賢矣意當時諸侯或有得嘉禾而獻之王王不受而歸之

禁絕符瑞必有戒斥之語史故紀歸禾之篇也此序乃誤
認而誣成王周公唐叔三人安可不辨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春秋傳曰昔周飢克商而年豐而詩咏豐年多黍多稌亦
有高廩以爲頌禱蓋周初政治清明豐年屢告或有嘉禾
之瑞周公因而陳天人協應之幾持盈保泰之道作嘉禾
一篇則理所有也而豈矜言祥瑞以諛其君以誇天下哉
此序之陋蓋可知矣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商王畿之內地方千里武王克商封武庚以朝歌舊都而
又分其餘地以封康叔因殷民染紂餘習多不率教故作
誥誥之左傳定四年祝鮀曰分康叔殷民七族命以殷誥
而封于殷墟者是也後武庚既滅而康叔所封之地不改
其邠鄘衛則滅武庚後復割截其地分隸三國非誅三叔
後始封康叔也經文云朕其弟乃寡兄明爲武王之辭先
儒已訂正之而近人猶有據首段錯簡謂爲周公營洛後
封康叔者按之本文其義不然蓋不足辨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文王本居豐故武王遷鎬豐有文王廟不毀成王將宅洛
而至豐以告文王之廟其在鎬告武王之廟可知經不言
告文武者省文也成王本文武之意以朝會不欲遠勞諸
侯營洛以爲東都其事周公導之召公贊成之故召誥洛
誥皆一時事第召公則先來相宅初定規模卽復命于王
史記其事爲此篇也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周公已成洛邑復命于王王至洛邑祭告畱公治洛史記
此篇非但使來告卜而已以上二篇先儒多未細察經文

疑義甚多愚於經註每篇後附解已詳不再贅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

成王既討武庚別封微子商故都之舊臣世族無所歸屬
遷之居洛王既命周公治洛因誥戒之史記此篇因篇首
首呼多士卽以名篇此序所云情事近矣第以頑民爲負
固不服周之民則非愚於正解已詳不贅

周公作無逸

此周公戒成王之辭史臣錄之以篇首無逸字名篇序無
他失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
周召二公夾輔成王見於經傳者有確據此篇之作意當
時召公或有喪疾他故欲暫退位而周公挽留之也乃此
序謂召公不悅周公作此篇於是史遷孔仲達皆沿其誤
蔡季默闕之是矣而以爲召公盛滿難居欲遜權位亦非
按召公年下於周公周公沒後召公事成王及康王何緣
成王初年卽欲退老耶史臣摘其篇首君奭字名篇別無
他意其實篇中召公亦有言但先儒未深玩其辭意耳愚
於經文附解已詳不贅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此序無悖謬蔡叔未卒成王周公猶冀其或改行也故待
其既沒而後封其子於蔡孔仲達曰若父有大罪當絕滅
則別封他國不得仍取蔡名以蔡叔爲始祖蔡叔身尙不
死則其罪輕不立管叔後者罪重無子或有而不賢是也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淮夷奄當成王之時再叛成王政一篇不知所以作而此
序云伐淮夷奄所作然成王政三字無著於是漢孔氏唐
孔仲達訓成爲平謂平此叛逆之民以爲王者政令然義

殊牽強黃氏度曰言王政於此成也稍通然其實既不可考當闕之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蒲姑史記作薄姑此序稍近情理然亦無以考其實然矣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淮奄諸國始助武庚爲亂成王伐之而作大誥不久而服至是復畔黃氏度曰淮夷諸國種類不一奄其最大者是也此序所云宜信而崔氏述謂奄無再畔事多方篇次當在多士前愚於正註附解已辨其非矣

周公作立政

此篇非周公自作也成王既壯公制作大備申告王以立政用人之要史輯其語而記之摘篇中立政二字名篇以任賢政乃立也前人於經文語義多牽強不順愚已詳註正文茲不贅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史記成王訓迪百官之辭而名曰周官以明周官人之大意也蓋周之官制肇自前王而周公成之然實當成王之時使成王非有德雖周公之制亦不能推行也史故記此

以美成王非著周之官制盡於是也此序毫不得其旨而
史遷又誤採之致來後人之議疑爲僞作甚矣其誣也且
黜殷命滅淮夷與此篇何涉謬妄昭然

成王既東伐淮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魯語曰武王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入蠻於是肅慎氏來賀
貢楛矢則當時或實有其事序言未爲誣也賄漢孔氏曰
賜也黃氏度曰魏時肅慎海外國魏時東夷挹婁通中國
云卽古肅慎在扶餘國東千餘里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毫姑

史記言周公將沒時遺言必葬成周明不敢離成王周公
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以明不敢臣周公義固無害也
漢孔氏曰說葬周公之事其篇乃名毫姑不知所道孔仲
達謂遷奄君于毫姑者周公之意告周公以葬畢之意乃
用毫姑名篇必是告葬之時竝及奄君已定於毫姑言周
公所遷之功已成故以名篇亦有意義然未有以見其必
然也毫姑卽蒲姑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君陳臣名非周公子也分正孔仲達曰分別殷民所居卽

畢命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是也言東郊者鄭云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言成周之邑爲周之東郊也其言甚允序言無大謬前人或疑此篇爲僞作非也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及康王受命見羣臣之語伏生本爲一篇漢孔氏始分爲二篇然康王答羣臣語非特誥諸侯不得謂爲康王之誥也且史臣本意記成

康授受事以爲世法不得分截其辭另爲一篇至尸天子蔡季默謂太康尸位羲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其事之稱序亦云然無義理其言諒矣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孔仲達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命作冊者命內史爲冊書以命畢公是也蔡季默曰分居里者表厥宅里殊厥井疆是也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因篇中有宏敷五典式和民則句謂君牙爲大司徒理或

然也諸侯亦有司徒故稱大以別之第周字殊無意義蔡季默非之是也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孔仲達曰正長也周禮大僕下大夫此言大僕正則官高於大僕按周禮大御最爲長其職中大夫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爲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爲御凡御者最爲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于儉人其說是也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穆王命呂侯祥刑之法史錄其語名篇其言贖刑因時尙虐刑不得已而告以疑赦之罪則贖之以存寬仁非專尙贖刑也此云訓夏贖刑蓋謂因苗民制爲五虐之刑墨劓宮荆辟五刑非中夏故王特告呂侯以贖刑之法義猶無大害也先儒不得其解於經文尤多不明愚已詳正註及附解不再贅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經文止言秬鬯而此益以圭瓚記曰賜弓矢然後征賜圭瓚然後爲鬯未賜圭瓚則資鬯於天子序豈因是而附益

之歟於義尙無大害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竝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林少穎曰魯之分地禹貢徐州之境其地南抵淮徐戎淮夷蓋東方戎夷之種落錯居於魯之境內者也當紂之時中國無政嘗侵入職方之地肆爲吞噬則其心必不利於魯之建國其言甚爲有見蓋淮夷徐戎在周公時已二畔及周公沒又畔其意蓋弱視伯禽也詎知伯禽能繼周公所以備禦之者至詳且善夫子錄此以美之而先儒謂此誓卽多方王來自奄伐徐奄事者非也林氏又謂戎之與

夷壤地相望蓋有唇齒犄角之勢服則俱服叛則俱叛常武之詩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三事就緒闕宮之詩曰保有鳧繹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莫不率從言淮浦必言徐土言徐宅必言淮夷明此二者嘗有竝興之勢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穀還歸作秦誓

此篇蓋作於封穀尸之時愚於正解附解已詳之要其爲侵鄭敗穀事而發春秋傳有明文無可疑者序於作誓之意欠分明

意久矣即
此諸益非徒佳語又且相與效法其
示勉公其復得難公相而規規
興之特

書經恆解卷一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書經恆解卷一

晚年定本

雙流劉沅輯註

同門諸子參校

虞書

虞國名後因以為有天下之號書本十六篇今存五篇
而伏生今文有堯典無舜典皋陶謨益稷合為一篇無
大禹謨今從其舊實得三篇自晉以前皆云虞夏書未
有分為二者故馬融鄭康成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
揚子法言曰虞夏之書渾渾爾杜預註左氏引敷納以
言曰尚書虞夏書是也逮東晉梅氏書出始析為二第
於義無大害故仍之夏
史臣追記而為此書也
堯典

堯唐帝名古禮質尚無廟號等制故堯舜禹皆以名傳尊之曰典言其可為後世之常法也古有堯典而無舜典漢儒始析為二今仍合之以存其舊史云堯在位百年以經文考之或然第秦火後諸書言古事多不信紀年尤難據故畧之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格于上下

曰粵越通曰若發語詞夏臣追敘堯事故曰稽古放至也放勳猶言至德帝堯之號也欽敬之嚴欽明本敬德以為明通文思思睿而有文理安妥德造於自然允信克能欽明以其心言允恭以其貌言格至四表四海之外上下天地此節總贊堯之至德也○言稽古帝堯可謂至德其欽明文思本於自然而無勉強信乎其恭而能讓故光輝被四表而格上下此總言其內外德容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俊峻同大也九族高祖至元孫之屬而凡與九族相屬者皆以次親之可知平均章明也百姓百官也左傳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昭明各明其德黎民庶民於歎美詞變變惡為善時雍如四時之雍和孟子所謂皞皞也○言堯克明其俊德由親親而及於臣民無不各得其理而共臻祥和也此乃言其治功之盛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重黎之後羲氏和氏蓋一姓而後以其名異氏者世掌天地四時之官若順也昊天者混元之氣昊然廣大也歷紀數之書象觀天之器日月陰陽之精星二十八宿為經五星為緯天無星處為辰人時耕穫之候○上文總贊堯之至德至治而茲又特言其治歷明時之大務也人時與天道相準天道著于日月星辰自上世以來重黎司天司地

其後別氏義和堯以治道無大于授時乃命義和欽順昊天自然之數為歷數歷象以測日月星辰之度次敬授人時俾民生遂而百物昌也日行黃道行有恆度雖有盈縮加減之差而差亦有恆度故歷象先測太陽後及諸曜月之晦朔一生于日日與月各隨天行又各自有行度分遲疾不一因而有朔望交食故歷象次及之星以二十八宿為經定諸曜之行度次舍而以五星為緯緯星必以經星為準蓋諸曜之行循于黃道而黃道非有光象可求必用經星之度分以紀之日月所會五緯所經分周天為十二辰所以紀日月星辰行度之次也日欽曰敬見堯奉天恤民之至意上古聖人已分天地日月星辰堯茲更詳定之垂為成法也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

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宅至其地而以圭近測日景嵎夷東海島夷或云即今朝鮮也暘谷因日所出之地而為名既言嵎夷而又言暘谷

者日從海出從山望而見日出之景也寅賓敬禮之如賓出日方出之日平均秩序也天時所宜凡應種植者皆恰合其平而以次就理平秩即敬授之事也下放此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當作事如今穀雨芒種之類日中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為適中晝夜各四十八刻也星鳥南方朱鳥七宿殷盛也仲春陽氣盛而得中仲秋陰氣盛而得中故獨於春秋言殷也析散居也乳化曰孳交接曰尾○堯以歷象莫大於測日定時莫要於考中星分命羲和履其地而察之羲仲往宅嵎夷寅賓出日而識其景均序東作之事節候以定春分日躔在昴初昏中星為鶉鳥以正中春而又驗之於民則民各散處鳥獸孳尾其時已和可無差矣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

因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或曰即今安南國不言曰明都者日之明天下無異不因南交而倍明也南方極熱宅

南交以審夏候極暑之情訛動也火司長養而實陰性浮
熱之氣盛轉多疾疫宜靜以養陽故有政令節宣之使和
平敬致詳審定制適合天時之中正也永長也日永晝五
十九刻五分夜僅三十六刻十分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
之一房心也一稱大火堯時夏至日躔在星而初昏中星
為大火正夏至陽極而午為正陽位也因仍也仍析居而
興作也希革毛羽
希少更多變化也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餞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

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毳

西極西之地曰昧谷即崦嵫山蓋極乎日所入之境而宅
也餞禮送行者之名敬日之入如餞也納日日入於地如
有納之者西成西金萬物告成之時凡收穫聚蓄之事宵
夜也仲春陽之中故舉日仲秋陰之中故舉宵宵中秋分
夜之刻於夏冬為適中虛北方元武七宿之一堯時秋分日躔在房
而初昏中星為虛夷平也和平安息之意毛毳新生之毛更鮮澤也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
民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北方元冥至高通乎於穆幽遠不測也前
人言萬物盡於此之謂幽都王安石曰以位言則日月星
辰皆伏而不見以時言則草木歸根昆蟲閉蟄皆有隱伏
之意非也在察也以人事言時窮有當改易之事察而行
之蓋有不盡改易者也日短晝僅三十六刻十分夜乃五
十九刻五分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一堯時冬至日躔於
虛而初昏中星為昴也正冬至陰之極而子為正陰之位
也隩室中隱隩之處氣寒而民居內也氄毛別生細爽之
毛鳥獸得以自溫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
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咨嗟暨及也天體渾淪上覆本無三光星宿之名道次度
 數之分自地皇氏定三光分晝夜建臺測星以距南北兩
 極而橫絡天腹者為道以近道之內分為宿測定其宿之一星
 為距星凡二十八以宿界之內分為度測天以日為主
 迎日推筭以冬至日午景最長為始積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日之一其景復長為歲故周天亦列三百六十五日四
 分度之一蓋天度之數同乎日積之數也天與日皆左旋
 一晝夜皆繞地一周天運每日周地三百六十六度四分
 度之一每年總計亦三百六十六度四分不及天運每日
 過日一度每歲多日一週日躔每日不及天運一度每年
 不及天一周積三百六十六日四分度之一而此日又多一
 周計天運得三百六十六日四分度之一而此日又多一
 周天歲終日復于舊躔天與日會而為一歲謂之朞朞者
 期會之意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舉成數言之也計一年
 之中日與天會三百六十六日內外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
 氣盈月與日會三百六十日內少五日五百九十二分
 朔虛將日行所多五日二百三十五分合月行所少五日
 五百九十二分通計得十日八百二十五分三歲積氣朔

之數三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三十二日六百單一分
 五歲積五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計五十四日一百七十一
 五分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氣候始得均齊而四時寒暑
 不謬否則乖戾故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允信也久而
 不變之意釐治也百工凡百官庶職績事咸皆熙和也順
 時作事百工始成眾事咸得和平蓋人君憲天出治無事
 不為民無事不則天也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上文即授時一事以見堯則天立政之意此下畧舉數端
 以見其用人之槩疇誰咨訪問時是也謂代己者庸用也
 放齊臣名胤嗣朱丹朱啟開也吁歎詞嚚訟口不道忠信
 之言而好與人爭辯也帝求可以代己大用之人放齊言
 嗣子朱之賢而堯歎其不可
 帝曰疇咨若子采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
 記此以見傳賢之所由來也

違象恭滔天

若順也采事也都歎美詞驩兜臣名共工官名鳩聚儻勤勉意也帝求可以順理庶事之人而驩兜薦共工勤事方鳩聚眾事勉赴其功帝歎其靜則能言用之則言行相違且外貌恭而心惡如水滔天不測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蔡氏曰四岳官名一人而總理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洪澤通水逆行而大也割害也蕩蕩廣遠懷山環山如納諸懷襄駕乎其上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天漫天咨嗟怨俾使乂治也兪眾也於歎美詞鯀崇伯名禹父咈不然也方逆圯敗也異已也載年也帝咨四岳言洪水方且為害其蕩蕩之勢懷山襄陵任其浩浩必且日盛一日至于

漫天下民其嗟困矣有能使治者乎眾臣同薦鯀而帝不然之謂其違命敗類不和于眾四岳曰其遂已之而不用哉亦姑試之苟其可以治水不必論其他矣于是帝戒以命亦不從圯族即同類亦不信以其子禹之聖而不用至於獲譴可徵矣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媯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朕古人自稱之通號巽古遜字通用否鄙同忝辱也明明揚側陋蘇氏曰明其高明者揚其側陋者師眾錫與羣臣

眾言舜於帝鰥舜無妻也虞今解州安邑蓋舜祖始封而後因以為姓俞然之也如何更問其詳也舜父不明號曰瞽叟心不知德義為頑母舜後母象舜異母弟諧和烝進父治也格變革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二女堯女娥皇女英釐降以禮下嫁二女于舜也媯水名在今蒲州出歷山入河汭小水入大水之名舜居鄰媯汭也嬪婦也欽哉堯戒二女敬全婦道也○帝以丹朱不肖欲遜四岳以位四岳自言德薄難堪帝命以顯在位之有德揚貧賤之賢人而眾人合詞薦舜帝言我亦聞之其詳如何于是岳言舜父頑母嚚象傲而能和諧以孝凡事親友弟之事烝而父母及弟冥然不能格其姦惡蓋舜之聖天下人皆信之其賢而特以隱微幽獨之盛德非妻孥不察故曰我其試哉以女女之觀其刑家者何如釐降就耕歷山處為宮成禮既乃歸見翁姑故曰於媯汭嬪於虞蓋舜被瞽叟逐出久矣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

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善也五典五常慎徽重而善其法以教人揆度也百揆官名所攝事繁故曰百揆或如後世之冢宰也強而入之口納堯驟試舜如納之也時敘以時而敘賓于四門使主四方之賓也穆穆雍肅也山足曰麓弗迷靜鎮而不失其常也○承上言堯既妻以二女乃歷試以事使之綱紀五倫常道舜敬慎以善其法而五典人能從教驟使應劇納于百揆舜因應自然而事皆時敘驟使履險納于大麓舜德性堅定而烈風雷雨不致迷亂言其德才兼備常變如一不特家庭之內孝友至誠而已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

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既試舜而賢乃曰來汝舜吾詢汝以事考汝以言汝所言者皆可實致于施行而

有成功今三載于茲矣汝可升受天子之位舜謙遜自謂其德不足以嗣堯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受終堯耄倦未終治平之事今得舜使相以終已事而告之文祖重其事也文祖帝堯之祖廟未知為何人也舜惟不肯嗣位故堯使為相而實則已事皆命之代如下文所云也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實察也凡事必實有所在而後考之明璿美玉如珠者璿器名可旋轉故曰璿以璿飾璣象天體之轉運衡衡簫也以玉為管橫而設之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如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日月五星互藏其宅交致其功而生化功用以成爲天之常經故曰政在知其度分及氣候盈縮變化之不一者而齊之使平堯已歷象授時矣舜更詳考之蓋初制璿璣玉衡以爲成法使後世有式故特以在言之而一切憲天出治之政亦在其中矣故下文

不再言舜德堯德即舜德相際而成至治史臣所以合爲一篇後人增二十八字雖於理亦無悖而非史臣紀載之精意也○舜居相位攝行天子之事乃首即觀天之器所謂璣衡者更詳定之以攝行天子之事乃首即觀天之器所行以齊七政蓋敬天以勤民猶是堯欽若敬授之心也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

肆遂也上文二句聖德王功皆在其內此下言舜補行堯所未及之事類禋望皆祭名非郊祀之時而同郊祀之禮故曰類禋潔敬以享之謂六宗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也人所常尊故曰宗望不克親至其地望而祭之也徧周徧羣神如邱陵墳衍及歷代聖賢帝王之類○承上言舜德已備遂祭告天地百神蓋堯之祀典亦自舜攝之孟子所謂使之主祭而謂神之者也

輯五瑞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謂桓信躬穀蒲五等諸侯所執之信圭舜以堯之命使諸侯皆執瑞來朝有似輯而斂之也既月盡正月一

朝會之同期于一日也四岳猶言四方與上文四岳異羣牧即羣后諸侯為天子牧民者也班頌同時堯當耄期倦勤天下蓋有不及整理者舜既受命攝政故以堯命使諸侯執五瑞來朝而正月以外乃日覲諸侯各述其職舜得詳其能否則既見而歸乃仍班瑞以還之于是天下皆知堯命舜攝矣

歲二月來歲之二月寅正之二月當堯巡守之年以堯耄期故舜代堯而巡守也岱泰山五岳之長故曰宗柴燔柴加牲于柴上而焚之取其氣上達望山川不能皆至者望祭之秩次等如五岳各至其方燔柴以望祀山川而四時節氣月謂月之大小月令與節氣相比而調寒暑恐諸侯國令或殊故協而一之正日則正其發令布功之日如月朔上丁下辛之類律十二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也同之使清濁相維高下相生皆有準則度分寸尺丈引量龠合升斗斛衡銖兩斤鈞石也修治也習也五禮吉凶軍賓嘉舉陶謨言天秩五禮者是也五玉等諸侯相享之玉周禮小行人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者是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元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蓋舜初為此禮令相見者贄以此故特著之也如若也五器即五玉卒復也孔穎達曰蒙上是也南岳衡山在今湖廣衡州府衡山縣西北三十里接

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衡陽縣及長沙府界西岳華山在今陝西西安府華陰縣南十里北岳恆山在今山西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接直隸真定府界順四時以巡四方順陰陽之氣以出入且自東而南西北自北而歸京師地理亦宜也藝祖即文祖特牲也○舜既承堯之命居相位而攝行天子事于是明年當巡狩之歲堯老而不能行乃奉堯命代為巡狩以二月至于岱宗既祀岱宗矣又燔柴以望祀未至之山川各以尊卑致禮而祭遂見東方諸侯前者正朔已頒自堯矣恐其久而或差又協其時月復正其吉凶用事之日以一正朔律度量衡皆制度之所在亦恐其或異比而同之五禮之頒具有常法矣恐其遵行或紊更修明之又別為定相見之儀俾已成國之諸侯執五玉未成國之世子公孤附庸執三帛卿大夫執二生士執一死以贄藉物以將示輕財重禮之意帛與生死則不還也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以觀南方之諸侯凡柴望一正朔考制度同風俗等事與東巡之禮同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其禮與西巡守同四方既岳同十一月北巡守至于北岳其禮與西巡守同

遍乃歸京師至于藝祖之廟以特牛祭祀告明代堯巡視四方無虞可以告于前甯也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承上言舜因立為定制五載之內天子一巡守其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南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諸侯來朝蓋上下交而情義洽也敷陳奏進也民功曰庸令諸侯各陳為治之說而明試以功考其所言之實其善者則賜之車服以表其功而諸侯咸奮矣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九州者冀兗青徐荆揚雍梁豫舜以青州越海而分齊為營州冀州南太遠分恆山之地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新置三州益舊為十二州也封表也十二州各表一山以為鎮如揚州則會稽之類濬川防壅塞也吳氏曰此節本在禹治水之後史臣泛記舜所行之大事不計先後之敘是也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象如天垂象易避而難犯也典常也聖人代天討罪辟以止辟故垂如天象示人以五刑之常如下文所云也宥寬也墨劓剕刑宮大辟三苗之刑也舜始酌其中而象以典刑初創為流刑以宥乎犯五刑者以流為舜制故特著之也鞭木末垂革官府之刑如今鞭撻吏人扑夏楚二物學校之刑金五金銀銅鐵錫罪之極輕者則以金贖也肆縱眚過誤災不幸無心而非自致者則直赦之也怙有恃終再犯賊殺也有所恃而終其惡然後賊之范蜀公云舜之五刑流官教贖賊是也欽哉以下舜之言也又戒用刑者敬念此刑毋有枉濫欲其得中也陳雅言曰不欽則或失于怠慢不恤則或失于慘刻二者刑之所由不得其平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

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下流而不返也流有五等故四人各不同洲州通幽洲今順天府密雲縣東北古塞外地共工驩兜事見上放置之于此使不得他適崇山今湖廣永定衛西大庸所東竄驅逐于僻陋三苗國名今湖廣武昌岳州二府江西九江地三危今陝西嘉峪關外廢沙州衛界殛拘囚困苦之羽山今山東兗州府沂州接郟城縣及淮南淮安府海州贛榆縣界服其刑之當也○舜既以堯命正典刑因即四人之罪而罪之天下咸服其用刑之當以典刑之事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歸于天故曰殂魄歸于地故曰落喪為之服考妣父母死之稱遏絕密靜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舜居相位攝行堯事二十八載乃崩百姓哀慕至三載之久四海皆廢八音可知舜為相所行之事莫

非堯之事而帝堯任相之明為不可及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元日朔日也孟子曰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謳歌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夫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蓋堯崩舜仍以相而攝行天子事至三年喪畢天下皆尊舜而且堯必先有命丹朱亦甘就臣僕舜始不得已而踐位于是以正月元日至文祖之廟而告以臣民之意以明不敢擅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四岳元老其職周知四方故舜謀之而使開闢四方之門廣其視聽以來天下之賢士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

夷率服

十二牧十二州養民之官蓋舜相堯時所簡之賢者今更重咨之也惟時不違農時柔者寬以養之使其自化能者勤教督之使成材能惇厚允信元善也難慎重也自惇厚其德而信善不疑至任用人才則必其難其慎毋使不肖倖進如此則不特中國安而蠻夷亦率服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

伯禹作司空帝曰兪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

于稷契暨皋陶帝曰兪汝往哉

蔡氏曰此章稱舜曰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是也奮起庸功熙廣載事宅居亮輔相意采事惠順疇類僉眾也禹姒姓代父鯀為崇伯故稱伯時是懋勉稷農官姬棄為此官故因以名之契子姓暨及也

○舜既即位乃咨于四岳問有能奮發功勳可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弼亮眾事順乎輿情四岳及羣臣僉言伯禹現作司空可當其任帝然其言因咨禹曰汝平水土功業已見今其勉宅百揆以總眾職禹稽首謙讓于稷契皋陶帝然其所舉之賢而不許其辭百揆之任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也后君也棄聖於稼稷堯舜故特設為后稷之官名尊而君之播布百穀槩言之或曰梁稻菽各二十種蔬果各二十種則後世踵而悉之者也舜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仍舊職下放此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五品五倫遜順五倫以順理相親為主也五倫必先自盡而後可以教人且民之不親遜者非獨無良上之德未施而教未盡耳故敬以律己而慎重敷之寬以養之使人漸漬于教化而自得其天良孟子所謂勞來匡直

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也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夏大也中國大于夷裔以其有文明又曰華夏攻劫日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五刑流官教贖賊也服服其罪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就三處而決其獄禮王制史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以獄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是也周禮三刺亦此意五流流有五等有宅流之于其地必有以宅之仁之至也五宅三居流之為罪輕重不同則所以宅之者亦不同大槩分三等以居之如今管束効力為奴等意上文四凶同流其法不同即此義明精審允誠信也以上三人皆舊官而舜特申命之故三人不復讓也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哉帝曰兪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及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工百工之事為天下主故凡以前民用者皆曰予工垂臣名共工官名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共工放後帝乃命垂為之及斯伯與三臣名蔡氏曰及以積竹為兵建兵車者斯方登斧也古者多以其所能為名及斯豈能為二器者歟諧和也工非一人垂特總其事使工拙不至相蒙勤怠不至相冒則諧矣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

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上山下澤若順也物各有性順而生養取用之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虞掌山澤之官蓋非一人而益總其事也舜時洪水初平草木鳥獸之事尤繁故命益總其職先時益掌火佐禹治水而茲更特命為虞也朱虎熊羆二臣名孔氏曰垂益所讓四人皆在元凱之中以左傳八元之內有伯虎仲熊也然及斯伯與不知誰何亦想

當然耳蔡氏曰虎熊以獸為名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大名理或然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

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伯夷臣名姜姓秩宗主祀事之官總敘次百神之禮故尊之曰宗夙早寅敬直正清明也人神之相通以禮必夙夜常存敬畏正直存心然後志氣清明可以格也夔龍二臣名陳氏曰九官惟百揆秩宗咨四岳而命之重可知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

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

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身長子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正直者或少和厚寬緩者或少莊敬須化其偏剛果者易至刻虐簡畧者易致傲慢宜防其過四者所以約之于中和也而皆以樂涵養變化之下四句乃言樂之所以宜于教也志者心之所趨聲則宮商角徵羽五音也五聲依歌詠之節其言中之趣聲則濁高下不齊則必十二律和之而始成調而生第長短清濁高下不齊則必十二律和之而始成調凡此皆所謂音由人心生也人心之美惡見于詩歌即詩歌而和以聲律乃涵養其性情而化其氣質之偏也八音三句乃命夔以作樂之道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器異而聲律不異作樂者使人聲與器相比翕如純如皦如諧和而不失其倫次則神樂其和平而人適其形神可以薦之郊廟奏于朝野矣夔曰以下十六字益稷文重出先儒不詳文錯落此處反缺庶尹允諧句而益稷文重出先儒不詳文義反以此為衍文誤也蓋此時舜已作韶樂夔不過典司即教身有功亦樂之功而夔不敢專美故無庸讓于他人而使八音克諧者然嘗驗之樂作之時予不過一擊石拊

石而已而百獸率舞庶尹信多和諧則帝樂之神妙可知而教胄宜有效也因自謙故不舉八音而第言石非舊說石聲難和故特舉之謂且知本文真語意則上下文義本相蒙而益稷之錯簡者與夏擊鳴球段重複不通顯然可見也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聖疾殄絕震動師眾也納言喉舌之官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允信實也讒說變亂是非使為善者怠故曰殄行矯妄惑亂故震驚眾聽朕命惟允出上之命不使假上意而操國是納下之言不使借公論而亂主聰以上二人皆因伯益之讓而申命其職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蔡氏曰二十二人四岳九官十二牧也天子奉天理物君
事皆天事羣臣輔君以成天功帝故特戒之以敬夫百揆
之任固重矣而其所政職莫非天功安得弗敬舊說必別
其輕重則已昧所謂欽哉時亮者故不可從也若夫唐虞
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于司空唐虞以士
一官兼兵刑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蔡氏謂隨時制宜損
益可知者則非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三考九載也幽愚闇意北與背同舜既得人以任
眾職而又立為考績之法三載則考其得失三考而定其
功罪幽者黜之明者陟之于是庶績咸熙而如三苗者亦
得別其善惡而分背之終言舜致治之事也王氏樵曰竄
三苗于三危舜攝位時事所竄者其君禹貢所記既宅不
敘者以其竄于三危者而言苗不即工徂征來格及分北
則其舊都之眾計苗之事終舜之世
始定竄者初年分北者末年是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徵召陟方孔氏曰升道南方巡守而死是也陟方猶言巡
方以其死于是方尊之曰陟總記舜之始終生三十年而
堯召用歷試及相堯共三十載而始為天子又五十年巡
塚而孟子曰卒于鳴條或以為即湯與桀戰之地在安邑
西今安邑亦有舜墓路史以為聖王恩沾僕隅澤及牛馬
殊方異域無不為位而墳墓以致其哀敬是以墓非一所
大荒南經云赤水之東蒼梧之野舜子叔均之所葬而九
疑山記亦謂商均窆其陰豈非商均徙此因葬之後世遂
以為舜墓耶其說近是竹書記年載舜四十九年帝居鳴
條五十年死註云鳴條有蒼梧之山帝崩遂葬焉今海州
是與孟子云東夷之人合然不言巡方而以陟為死又分
為兩年事則非也

附解今之堯典舜典本為一篇自姚方興託云於大航頭得

書系心解卷一
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于是始析爲二，其原文本相連屬。蓋史臣紀堯之事，而以舜合載，首段總敘堯聖德神功，已足該括堯之一生矣。下文乃卽授時用人二大端，以見堯敬天勤民求賢如渴，丹朱驩兜伯鯀堯皆灼知其不才，而特咨四岳以異位之人，及羣臣舉舜堯遂妻以二女，歷試諸艱，旣知其賢，使攝行己事，二十八載之中，舜之所行皆奉堯命爲之，是舜事皆堯事矣。月正元日以後，則舜之事而舜實無事，蓋用先帝之人行先帝之政，循其所已行，補其所未行，凡成功文章二聖相繼經營數十載，其心同。

德同而其致治亦合二聖而始備，故須合寫乃得曉然。則史臣合爲一篇，紀之良有深意，非可以私意妄分也。閻百詩疑別有舜典，不知何時逸之，亦或有然。孟子引二十八載，帝乃殂，落曰堯典。漢王莽列傳兩引，十有二州皆云堯典，其本爲一篇無疑。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言于大航頭，買得舜典一篇，上之卽今所傳舜典也。梁武帝時，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則今之舜典，古人已明斷之，故今仍爲一篇。其今舜典首二十

八字言舜德亦無不是但上文欽哉句文氣未完下慎徽
以下詳堯試舜事以二十八字橫梗於中實爲不順耳至
王氏柏于舜讓于德弗嗣下增堯曰咨爾舜二十四字于
敬敷五教在寬下增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蓋以孔孟爲據
然古人軼事逸語甚多孔孟所引不必定是堯典之詞也
又陳氏以宅南郊下當有日明都三字亦屬臆造故均弗
從之殷字爾雅釋言訓中也正也然以中中春于文義強
若訓正字南北言正春秋何獨異文古人文字不如是巧
換字面也故正之堯典中星與今不同由歲差之故前人

已多言之第歲差之法朱子言劉焯取兩家中數七十五
年爲近之然未爲精密元郭守敬以周天周歲強弱相減
差一分五十秒積六十六年八箇月而差一度算已往減
一算算將來加一算其法始密明鄭善夫言定歲差宜定
歲法于二至餘分絲忽之間定日法于氣朔盈虛一晝之
際定日月交食于半秒難分之所而法益密蓋朱子所未
聞也蔡傳云日永晝六十刻夜四十刻日短晝四十刻夜
六十刻與今不同蓋地勢有在南在北之異蔡傳據地中
而言故晝夜刻數長極于六十短止于四十今時憲書據

燕都而言故不同也然大抵今法爲合故正之氣盈朔虛之說傳註簡而易晦今亦附記于此一歲有二十四氣假如一月約計三十日則宜十五日交一節氣矣然朞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分配二十四氣則不止于六十日故必十五日零二十五刻爲一節三十日五十二刻爲兩節所謂氣盈也月之合朔二十九日半則月不能滿三十日之數積十二月三百六十日計之內虛五日零六時三刻是爲朔虛故每歲嘗六箇月小止得三百五十四日也大率一歲之內月行之數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二十四刻

二十五分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六十三刻二十八分八十四秒爲朔虛合氣盈朔虛共得十日八十七刻五十三分八十四秒爲一歲閏率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六十二刻六十一分五十二秒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三十七刻六十九分二十秒十有九歲七閏則二百六日六十三刻二十二分九十六秒其先則三年一閏者三繼以兩年一閏者一續又三年一閏者二繼以兩年一閏者一如是經七閏然後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方命圮族是剛愎自用之人故無成功不然禹乃鯀子何不早佐其父治水

而必待復命之哉。蓋鯀不用故也。四岳或以爲四人。然以汝能庸命。巽朕位。觀之則爲一人。且汝二十有二人承上指目之。若四岳爲四人。則不合矣。前人泥僉曰。字謂四岳同對。不知前岳曰。瞽子。四岳一人言。後僉曰。伯禹。眾臣同薦禹。亦如師錫舜也。帝咨四岳一人。而廷臣交薦禹。師錫帝舜。而岳一人獨對事。同文之敘法。畧異。人遂眩惑矣。不格姦格。字史記作至字。後儒因之。然無解于孟子不告而娶諸言。則以爲但不大。至于姦惡耳。其意蓋以爲若舜不能格親化弟堯。必不能用之。不知瞽瞍若易化。何至稱爲

頑瞽。三苗至頑矣。而益言矧茲有苗。是瞍之愚更甚。瞍本虞國之君。因欲廢舜。立象。逐出使耕。歷山堯妻舜。卽就歷山爲宮成禮。乃歸。見翁姑。故曰事舜於畎畝之中。瞍畏堯不敢違堯。正舜嫡位置百官。分土田。使治之。瞍猶不忿。又使浚井。完廩。舜亦夔夔盡孝。書與孟子本一。迨舜登庸。後不以人悅之。好色富貴爲喜。而惟以順于父母爲事。夔夔齋慄有加。無已。瞽瞍旣喜于爲天子父。而又見其子之純孝。無已。故遂底豫。孟子曰。爲天子父。尊之至。以天下養。養之至。又曰。五十而慕者。予于大舜見之。正謂此也。不然。舜

未登庸時瞽瞍已底豫而孟子乃鑿空妄語豈足爲聖賢乎焚廩浚井一段先儒言萬章所言孟子不暇深辨夫使本無其事而章誤引孟子必將力折之齊東野人之語好事者爲之是也事關聖人大倫所在乃不置辨乎此事閻百詩亦嘗辨之而其說不詳明者必有以定其說也大戴記以堯爲黃帝元孫則是堯與舜高祖敬康爲同高祖兄弟堯舜皆聖人豈得不辨人倫而妻二女前人已多辨之戴記不足信也至稷契爲帝嚳子史記妄傳祭法妄記愚於詩生民元鳥篇已詳辨之茲不贅納于大麓自是堯命

舜入幽僻之處適遇烈風雷雨不失其常蓋聖人德性鎮靜龍蛇物怪視如無有若禹以蠺螟視蛟龍之事太史公謂山林川澤烈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東坡曰洪水爲患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眾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其量有絕人者後儒恐涉于邪怪必將此等處解作常語謂大錄萬幾抑思聖人神明變化當洪水滔天之世百怪奮興非有神功豈能施治後世若李冰制孽龍且有異蹟聖人而無神烈何以爲聖人但聖人本至德以爲至功不似術數之士逐末忘本且非爲國爲民除害致治則不以

是見耳學者詳之璿璣玉衡蔡傳言其法式甚悉然必觀其器而後知非紙上空言可了今渾天儀具在故不贅敘柴望舊說多作燔柴祀天然經文明言柴望秩于山川不得以爲祭天也修五禮以下就本文解最得不必如蔡傳更易次第義已詳正解中五刑舊謂墨劓剕宮大辟今從范景仁說乃合聖人之法詳見呂刑三就馬鄭王三家皆以爲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然皆謂死刑孔穎達已疑其不可適當正之象以典刑王充耘謂各象其罪而加之刑不如蔡傳正大夔曰於十六字蘇陳蔡皆謂錯簡

二十二入及陟方誤解今皆正之學者但味經文語意詳求愚說則有以知其非故反前人矣又伯益卽伯翳金仁山辨之甚詳鄭康成史記讀舜生三十爲句不可從吳才老以閏月定四時定古作正閏百詩謂正字爲優亦不可從篇中前人聚訟者甚多今不盡述學者但觀正解自見
舜典

自漢以來只有堯典而無舜典東晉梅頤作上孔傳闕舜典曰若稽古下二十八字世多用王肅范甯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乃云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有二十八字夫今之堯典舜典無論伏生卽孔安國原只名堯典一篇梁武帝時已議其非歷

代疑之者亦眾今既以文義考而正之矣亦附存二十八字于後以俟明者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放勳重華文命堯舜禹號史記云然以義理衡之亦無大謬此二十八字得自姚方興至唐始行故孔穎達註用之細考其語亦無大悖但於文義不順前附解已言之矣書本多闕文或古原有是語如閻百詩所謂別有舜典者重華固古有此稱即濬哲等字今亦沿為舜事矣惟元德二字儒者力斥其非以老子言元也然元止是幽深之意中庸不顯之德朱子亦以元解之蓋德蘊於心本無可測文王之穆穆即不顯之德之純也非元乎即凡人心中所思亦何人能測亦元也元德二字有何不通漢昭烈諱備字元德萬物皆備於我藐然一身耳何以萬物皆備德備而萬物咸具以此為元德漢人其猶有知聖學者乎此二十八字不可以為舜典而元德字則不必遂以為異端耳

汨作 一篇

九共 九篇

稟猷 一篇

以上十一篇皆亡既無其書不知所謂無事強解世傳古序所云不足據也下放此

書經恆解卷一終

